

欲望的碎片

或许我们并无足够的清醒来识别生存环境中的善恶与优劣，我们总是一相情愿地追逐那些已被大众价值物化成某种固定形态的东西，以为从那里可以抵达幸福，但更多的时候，那种生活似乎只是一种错觉。

汪云霞 ● 著

东方出版社

欲望的碎片

汪云霞◎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望的碎片 / 汪云霞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060-5708-0

I. ①欲…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308 号

欲望的碎片

(YUWANG DE SUIPIAN)

作 者: 汪云霞

责任编辑: 姬 利 张军平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3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708-0

定 价: 4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 一 决策决定命运 001
- 二 先打一顿杀威棒 008
- 三 她心情不好，你们要体谅 017
- 四 我又没想娶她，你矫情个啥？ 022
- 五 别人有的你早晚也会有，谁也无法剥夺 029
- 六 傻与不傻，要看你会不会装傻 036
- 七 飘扬的黄丝巾 043
- 八 痛在心底最深处 051
- 九 只有宣布这边“死”了，那边才能“活” 057
- 十 两害相较取其轻 065
- 十一 爱只有一种，但爱的假象却有很多 069
- 十二 “哥们儿”赵森 075
- 十三 锅炉房到底属于谁？ 085
- 十四 西东不高兴 091
- 十五 区政府调解记 097
- 十六 她想一棵树上吊死，你要不要帮她搬梯子？ 104
- 十七 孩子与蛋的辩证 111
- 十八 战争突降 123
- 十九 信仰越清晰，结果越意外 128
- 二十 人不能简单了，今天简单了，明天一定会面对复杂 134
- 二十一 天下攘攘 139
- 二十二 听领导说话，是个艺术活 144
- 二十三 和字，禾旁边一张嘴，意思是人人有饭吃 152
- 二十四 “晾着”这事，如果干得好，就叫“闭门思过” 159

- 二十五 爱情在空中，婚姻在地面 162
- 二十六 不速之客 169
- 二十七 云在青天水在瓶 172
- 二十八 失言就是一不小心说了句实话 179
- 二十九 呼啸而来的经济学：GDP = 房价 187
- 三十 小区来了新物业 195
- 三十一 三叔的烦恼 201
- 三十二 雪中送炭 213
- 三十三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219
- 三十四 你要的只是证明 223
- 三十五 枪打出头鸟 227
- 三十六 女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 232
- 三十七 似是而非 242
- 三十八 二元一次方程式 251
- 三十九 他以为，有些事、有些人会一直在那里等他，一直都在 261
- 四十 我们为什么要复婚？ 270
- 四十一 死缠烂打，外加盯人战术 280
- 四十二 不翼而飞的维修基金 285
- 四十三 人家只是吃点小醋 290
- 四十四 一念之差 299
- 四十五 只要有爱就够了吗？ 303
- 四十六 她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 312
- 四十七 剑有双刃 320
- 四十八 房产证，房产证 328
- 四十九 山雨欲来 335
- 五十 弦外有声 343
- 五十一 眼一睁，万水千山 351
- 五十二 暮霭、流岚 357
- 五十三 拍张照片做个留念 364
- 五十四 灵魂可以出卖吗？ 372
- 五十五 我愿做你脚下的那一片泥土 377

— 决策决定命运

1

日上三竿。

董小秀把个回笼觉睡踏实了，才睁开一双惺忪的眼，定定神儿，四下望一望，屋子里很静，阳光从窗帘缝照进来，把一条温暖的白光透迤到地面上。

她总是这样，行动要比意识快，眼睛先醒过来，甚至开始动手穿衣了，意识才慢悠悠地跟进。

今天也是。

定了半天神儿，才想起昨晚的饭局来。

“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儿。”他还说什么来着？董小秀努力想着昨晚的饭局，同学加前男友范金明那酸不拉几、冒着霉味的声音又撞入耳膜：

“钱多活少离家近，别人加班我加薪，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儿……知道这说的是谁吗？说人家小秀女士呢，看人家，果断地蹬掉我，迅雷不及掩耳地把自己成功嫁掉，再次充分佐证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个不二法则。你服气不？人家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了，一结婚，一百四十平的大房子就住上了，你看这气色，玉面桃花，齿白唇红，出落得美人儿似的，要是现在还跟我这儿干耗着，只会落个明珠暗投，哪能活得这么滋润？这说明一个硬道理，那就是决策决定命运……”

很显然，范金明喝高了，借着酒劲儿盖脸没事找茬儿。

这是范金明打着欢迎外地同学来泊阳出差的旗号发起的聚会，她本打算不去，可同学赵淼一个又一个电话追得猴急，好像，不是好像，似乎就是，且板上钉钉——她如果胆敢不出来捧场，定将沦为十恶不赦、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那还了

得！就像泊阳市同学的脸面和德行一下子被她败光散尽了似的！

算了，去吧，在一个小城里住着，早晚都会见面的，不是恋人了，同学老乡总还是吧！董小秀一边梳洗打扮，一边想。

但理论和现实之间永远都会涌动着一条巨大的河流，且无舟楫可横渡。

饭桌上范金明尖酸刻薄的小调调儿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滔滔不绝。而且是决了大口子的长江水，劈头盖脸倾盆而下，让她愈发感到这个男人已经黔驴技穷。

一点不错，今天的表现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愚蠢。

并且，可憎。

外地同学见董小秀的脸白一阵红一阵，笑得极敷衍，忙打圆场说：

“老范，喝酒喝酒，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唉，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也一样，女人尤其善变，还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圣明……”

又是马克思。

矫情。

马克思他老人家若真泉下有知，定也崩溃。

一连几日秋雨绵绵的，人的心情也倍儿糟糕，被那厮整成了一副无情无义嫌贫爱富的轻浮嘴脸儿，他倒成了受害者，天下还有公理吗？

小秀恨恨地想着，实在不明白范金明以赫赫有名的泊阳地产商之子的经济实力，偏要摆出这么一副可怜巴巴的嘴脸来，不是故意找茬儿又是什么？

不止找茬，甚至阴险。

但他说的有一点不错，决策决定命运。

2

当老公孔源出现在她生活中的时候，她和范金明正闹得不可开交。

她和范金明自小一起相伴上学，那时还在农村，她还记得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他们通常是边玩儿边走的，有些懵懂，还有些自得其乐，穿林子，走田埂，像兔子一样蹦跳着，顺便还会到树上看看鸟蛋或者去拽几把杏子，时间似乎凝滞

了，空气里也似乎到处漂浮着一层水雾样的茫然。抬头，当空一轮好大好大的太阳，小秀记得它有竹匾那么大，橘红色，悬浮在透明的水雾中，山坡上成片成片的白色茶草，一下子全被染成金黄，它们像一把把小小的火炬，在傍晚的微风中静静地燃烧着。

这也是迄今为止故乡留给她的抹最温馨的回忆了，若干年后董小秀在整日奔忙的间隙，偶尔抬眼望一下城市的夕阳时，脑海里马上跟进而出的就是这幅画面。

她的村子很小，它寂寞地委身在太行山脉的南麓，错错落落地不甚整齐，站在家门前抬头远眺，横亘在眼前的巨大山岭阻隔了望远的视线。山路陡峭，去上学要转过一道长长的山梁。

她那时最怕的人要数村后头的黑子，黑子比范金明大两岁，是个粗野黝黑的男孩儿。有一次小秀在地里打猪草，黑子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出来，一下把小秀扑倒在地，小秀吓傻了，大睁着一双惊恐的黑眼睛，茫然失措地盯着黑子。四目相对，黑子一下子慌了，用蛮力狠抱一下小秀，并且用嘴胡乱在小秀额头点了几下，慌慌张张地逃开了。

“臭流氓。”小秀坐起来，对着黑子已经逃远的背影又哭又骂。

这事儿小秀没敢跟爹娘说，但从此怕极了黑子。黑子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眼神儿上上下下瞅着她，还常常守在小秀上学的路口，远远地望着他俩过来，还会莫名其妙“嗷”地一声，并且放肆地扯着嗓子大叫着：

爬鸟窝，抓鸟蛋儿，
花大姐，梳小辫儿，
流鼻子儿，抹眼泪儿，
身边跟个丑八怪儿，
大嘴巴，哇哇叫，尿尿尿到桥对面儿。

范金明通常会非常羞愧，并且会马上恼羞成怒，红着眼珠子挺着胸膛冲上去，但对方似乎并不害怕，直着身子挺立在那里，等范金明扑上去，一场赤膊大战旋即开幕。

而结局往往是两败俱伤。

那时的小秀对范金明是很依赖的。

幸亏不久之后，黑子突然从村子里消失了，据说是跟一个远房亲戚去了城里。

他们在一个村上小学，一个镇上初中，一个县城上高中，又一起考上了大学，俩人从小就爱往一堆儿凑，他俩能走到一起，两家的老人甚至街坊邻居都认为是水到渠成、早早晚晚的事儿。

都是庄户人，门当户对！

都是庄户人不假，却门不当户不对！

范金明家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爹范增智在外面拉队伍干建筑，大伯范增德在泊阳市是个大官，据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范家小楼很气派地坐落在村东头，日迎朝霞，夜承星月！

董小秀清楚地记得村里会看风水的王二麻子神秘兮兮地和别人嘀咕：“范家宅子这风水好啊，要在老年间，会出封疆大吏……”王二麻子表情诡异，似乎无限回想地接着说：“还真邪门儿，他家二小子落地的那阵儿，山后那眼断流了好几年的泉水突然咕咕冒出水来啦，你说蹊跷不？五更，范家的二小子就落地啦。这小子，将来非富即贵，了不得。”

小秀回家把这话学给娘听，娘很不以为然，说：“听那半疯子净放屁，他要有那么高的道行，怎么不给他自己家看块风水宝地？自家穷得叮当响，还看别人的富贵。谁信？”

小秀娘虽然不信，但范家大公子范金钊端上了县委大院秘书的铁饭碗，谁敢不高看几眼？二公子范金明考上重点大学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董小秀家却是这个村里数一数二的破落户，老天不公，让她摊上了多病的药罐子娘，木讷的闷葫芦爹，还有一个上着学不断烧钱的弟弟，所以，当大学通知书寄到的时候，董家人看着范家欢天喜地地宴请全村老少，徒增怅然。

董小秀知道，这个学她上起来定要面对千般艰难、万般险阻。

但每天苦巴巴地把书读到夜里两点钟，好不容易才考上了，不就是梦想着能跳出这个穷地方，能像城里人那样有滋有味地活吗！

这个学当然上，一定是要上的，无论多么难，纵使砸锅卖铁，也上。

她那时虽小，但她有大把的憧憬和梦想，有清秀的好容貌，还有活鲜鲜的用手指一掐就能出水儿的青春。她感觉自己拥有的东西实在不少了，比如这个庄里，向前翻出五十年去，有一个女娃儿考出去吗？

没有。

她是第一个！

她就要到城里读书了，而且还要带上户口，到城里去。

她雀跃地想象着她会变成一棵城市的新树，要努力扎下根去，并且还要开花结果，她甚至能感到有温暖的风吹过来，窸窸窣窣的，还有好听的鸟鸣……

所以她天天把小腰儿挺得倍儿直，一副水波不惊的样子到乡办针织厂打零工，一天十四个小时下来，一个月能挣七百多，她算得仔细，到开学，能挣到一千五。

即使这样，五千块钱学费和路费可是实打实、沉甸甸的银子，一千五当然远远不够！

娘和爹的叹息声愈加频繁和沉重起来。

“娘，把咱家的驴卖了吧，再加上咱家那头猪，我问了，总共能卖回两千来块呢……”

“卖了驴，你娘那病身子，地还咋种？就算卖，咱那猪仔还没添膘呢，能卖回几个钱来？”爹说。

爹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可是……

“反正我要上大学！”董小秀急了，发狠道，“等我上出学来，十头猪十头驴，我赔你们！”

爹和娘叹口气，在她面前，他们的气势和姿态都很低，低到尘埃里。

“反正我要上学！”她泪珠子啪啪直掉，无限委屈。

不是她心狠，忍心往死里逼爹娘，上学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她无法想象让她抛开那么美好的梦境去地里刨食的生活，那样活着，生不如死。

她哭，娘也陪着哭。一片凄惶。

不一会儿邻居二婶儿过来，打开包，是红花花的一叠儿票子。二婶儿笑嘻嘻地说：“这是金明他娘托我拿过来的，五千，给咱小秀儿上学用的，他娘说要是你们同意，咱就把孩子们的事儿定一定。”

她知道，一定是范金明跟他家里摊牌了。

之前范金明好几次说起托媒人向她家提亲，让她一下子想到小时候看过的评剧《花为媒》中的媒婆阮妈妈！

二婶儿今天客串阮妈妈来了。小秀站在一旁看着二婶儿和娘聊得眉飞色舞、热火朝天，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对于范家来提亲，她实在没什么感觉，无悲无喜，觉得一切好像前世注定了

似的，她想到的一个词是：盖棺定论。

但无论怎么说，她总算可以去上学了！

所以，这还是一件喜事。

3

董小秀四年大学几乎没回过家，对她来说亲情固然重要，但银子更加重要！

她到处打零工，挣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时不时地还要给家里寄上点儿，爹娘越来越老了，种这几亩地，一年下来，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等必要的花销之外，所剩无几。弟弟的用度却越来越多。回家一趟，车费加上好歹买点东西，她两个月的生活费就没了，再回来，两个月的生活费又没了，四个月加在一起就是一学期啊！

当然，这些钱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是要理论上列入“财政赤字”范畴的，她董小秀课余时间打工挣来的银子只够维持她的学费和最低生活费，再给父母寄些，就要再从她那可怜的小牙缝儿里一点点抠出来，她从来没有过回家的钱。她想，裴多菲如果知道她的窘境的话，诗歌也一定会改成：

生命诚可贵，亲情价更高。

若为学费故，二者皆要抛。

范金明看她辛苦，想拿出钱来帮衬，她不接，说自己挣的花着踏实，搞得范金明心里特不得劲儿，可又没办法。董小秀天生一副倔犟脾气，这几年，他领教的多了去了。

“我家的钱烫手不成？”

“我还行，当锻炼吧，哪天我要饭了，第一个向你讨……”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范家要迎娶她过门子，她又出了幺蛾子，要考什么研究生，说没有研究生学历，找一个像样的工作太难。

范金明大学毕业后，回泊阳帮助老爸打理生意，弄了一个建筑队，喜欢装修，又开了家装修公司，一面做着生意，一面等小秀毕业。

他想：女人太要强了有什么好？看着鲜花一样，谁知一划拉到处都是刺儿，这些年他缠着她，不是没有求过鱼水之欢，可她不干！说要等到新婚之夜。

这话在别的女人嘴里说出来或许还有些矫情的成分，但他知道她没有。

她太像堂吉诃德了！都什么年代了，看看贴在大学校园里隐秘处密密麻麻的日租广告就知道，贞操这个东西再也不神秘，不庄严，也不郑重其事了！

她却坚定地守着，连他这个未婚夫都不能逾越。

这样的女人他尊敬，放心。同时也……

她为什么坚决不用他的钱？她为什么不肯干脆给了他？

是不信他。

是留一手。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桃花，一面是罌粟。

但他隔段儿时间，就要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出现在她读书的城市，以男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她身边。赶上她生理期，也知道为她冲红糖姜水。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她早就嫁给他了。

二 先打一顿杀威棒

1

今天周日。

董小秀看看表，九点一刻，实在不好意思再赖床了，连忙起身穿衣梳洗，又把家里略略地收拾一遍。看见桌上老公孔源留下的小纸条：

小草猪：记着吃饭儿饭儿，我先去妈家了，你中午过来吧。不着急，慢慢醒着哈，爱你的。

小草猪的“草猪”是用图画代替的，“小”字后面，画了一个憨憨的小猪头，头上飞扬着几叶稚嫩的草芽儿。

落款的地方也很有意思，画成一只笨笨的大熊，两只心形的大眼正向外飞着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心”。

董小秀笑了笑。

阳光温暖。

董小秀觉得，一睁眼就看见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真是个好征兆。在这个日渐清冷的秋季里，连续下了三四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真好。

好天气让她感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奢侈，不，确切地说，是婚后的生活让她感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奢侈。

自己是什么时候和孔源亲近起来的？

是在金明他娘“出使”她单位之后，那天金明他娘跑到单位逼着自己马上还钱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她心里明白，他娘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她还钱，而是要她就范。

还没过门儿就敢跟儿子吵闹，这往后怎还了得？

那就先打一顿杀威棒。

就你家那家底儿，砸锅卖铁怕你也拿不出。所以，敢炸刺——还钱来。而且现在，马上！

打蛇打七寸。她的七寸就是没钱！

他娘果然英明。

“想嫁进我家的女人挤破了门槛子，退婚行，先把钱还了！知道你家穷，我也不多要，连本带利，一万块。”金明娘提出条件。

一万块！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从小到大，那时都二十七了，她也没看见过这么多钱放在一起是个什么样子。

她有些虚，感觉底气从脚下在一点点流入地下。

金明娘很快在她的眼底读出了惶惑。于是嘴角上扬，笑了，是颇有深意、胜券在握并且不可一世地笑：“就你那穷家，有条件还钱吗？”

小秀感到她笑容里的讥诮分明如阵阵冷风袭来，砭人肌骨。

这是在她撞见未婚夫范金明出轨之后，在她对这段婚姻表示忧虑时，未来的婆婆又一次用钱来打她的杀威棒！

而且追到她办公室里，当着她的领导与同事的面儿。

小秀不再说什么，只感到阵阵寒冷。

金明他娘在村里是个出了名的泼辣货，加上家底儿殷实，那些只知死做的泥腿子自然不入她法眼，落魄的董家，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又拎不上台面的亲家，她自然也全不放在眼里。董小秀上学的五千块钱学费被她那张喋喋不休的嘴一遍一遍反复播报着，仿佛施舍给董家天大的恩惠一般：

“没有我们，她家小秀能去上大学啊，啊？还不在于山沟儿里随便找个穷汉嫁了，识文断字有啥用？长得好看有啥用？到地里滚几年，一样的乡下丑婆娘……”

可怜自己的爹娘，低眉顺目，敢怒不敢言！

和范金明订婚后曾去过他家，他娘端着个架子坐在沙发上，看见她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小秀沏茶倒水，忙里忙外，伺候了大半天，临走，他娘才撩一下眼皮，尖着嗓门儿放言：“就是根木头棍子也该有个大小头吧，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人，懂不懂礼数？说话还你、你的？”

说得董小秀愣愣地不知所云。

经金明妹妹金丽提醒，她才明白，他娘挑理了，和她说话没用“您老”。

您老？董小秀心里暗暗好笑，金明他娘和婆婆打了一辈子，村里头谁人不知？张口闭口“老不死的”，骂街都骂出花样来——可见，识文断字的要讲礼数，她文盲，自然不用了。

她自己可以放火燎房，但别人不许点灯照亮儿。现在的乡下妹子，谁家定亲时彩礼不是花上几万？这区区几千元钱让她没完没了地说了七八年，让她听得耳朵起茧、心中发麻——头大。

她时时感觉自己像一个有前科的人，这五千元就是她的犯罪记录。随时随地紧紧跟着她，一辈子都洗刷不清。

她有时忍不住找赵淼诉苦，赵淼听了哈哈大笑：“她就一个农村老太，多嘴饶舌的很正常，你可真逗，还整出个什么犯罪记录，瞧你这点出息，小心眼儿外加神经过敏！”

“哼，幸灾乐祸，什么人啊！”

“你敢说你没过敏？”赵淼紧逼。

过敏吗？想想也是，大概是自己真过敏了？

小秀宽解着自己，看在范金明的面子上，默不作声地把诸多不快生生地咽下去。

但此刻一想起范金明，深深的幻灭感只在瞬间就把她淹没。

金明他娘的话她听明白了，中心意思是：她董小秀不要脸得很，过河拆桥，现在学也上出来了，工作也有着落了，用不着他们家了，就悔婚想去另攀高枝，无赖加忘恩负义堪比咬伤农夫的那条毒蛇。

小秀很惊讶，她居然也知道农夫和蛇！

并且还活学活用，污言秽语地质问她这条忘恩的蛇为什么不找个水坑内疚死。

小秀愣愣地呆着，不知所措地看着她一张伶牙俐齿的嘴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地历数她的恶行。

是那种畅快淋漓、酣畅恣意的痛打，她在痛打落水狗！

小秀眼睛木然地看着，就这样大张着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心中万分委屈，眼泪不争气地不断淌下来，又无处躲无处藏的，只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这个控诉太漫长了，长到让小秀感到窒息，似乎周围的空气被突然抽干了，她无助地张大嘴巴。

但徒劳。

先后有几位老师上前，文韬武略，试图以道理劝阻她，都被她当头断喝，纷纷败下阵来。

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

而且是女兵，老女兵。

小秀从此明白，咄咄逼人有时真的不一定需要有理。

对于和范金明的关系，她其实是很纠结的，上午赵淼来过，目的很明确，为范金明求情。

她当时没好意思驳了赵淼的面子，其实，也是她自己对这段感情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不舍。

没想到下午刚下课，金明娘竟然雄赳赳地闯过来，对准她的人格口诛笔伐。

他什么意思啊？派赵淼来游说尚且可以理解，派他娘来冲锋陷阵这是演的哪一出？无论初衷如何，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没有丝毫善意！

她感觉，残存在内心里的那点不舍正在纷纷飘散——既然他都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那她还犹豫什么？

更何况，看眼前老太太这杀气腾腾的架势，不“赶尽杀绝”绝对不能收兵，忍，大概只能自取其辱了。

这些年她忍着他家，只是源于对他的信任。

现在，她越来越明白，范金明不值得托付，而他的这个家庭她更不敢再存半点幻想。

一片绝望！一下子被逼到死胡同，再也退无可退。

一瞬间这些年积压在心头的羞辱突然凶猛地瞬间爆发出来！

“退婚。我还你家一万，我说话算数！”小秀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语调并不见高，但眼睛里的怒火已见喷薄。

山穷水尽，底线到了，再忍再避已经毫无意义！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公平！干脆！

一通电话打过后，她感谢这些好同事，一万元很快凑齐了，拿大头儿的是老大姐一样的庄主任，还有孔源老师。

豁出去了，她要用一万元“赎”回她的婚约，确切地说，是她的尊严！

当一万块钱拍到金明他娘眼前时，她注意到这个跋扈的老女人很挫败的眼

神儿。

“哎呀，小秀儿啊，其实我们家也不缺这俩钱儿……”

说实话，金明娘确实没想到今天事情会到这一步田地。她一辈子只信奉一个道理，那就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而她就是那个不要命的。

这些日子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她范家娶媳妇，酒席定了，喜帖也发了，怎么着，这个媳妇真不懂事啊，说不结就不结了？她拿结婚耍哈哈吗？她拿范家耍哈哈吗？范家被媳妇炒鱿鱼？这么大的事一旦传出去，丢人丢大啦！

看着儿子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样子，更是气急，心想：你一个乡下土包子，现在翅膀硬了就想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啊呸，你也配！

看着小秀平日里一副温吞吞的模样，想着那个端不出个屁来的亲家，还不是在村里窝囊了一辈子，任何人都可以朝着他甩脸子。可眼看着就这么个窝囊人家的闺女要来让她范家难堪！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很难咽下去。

而且，她相信有其父就会有其女，那么窝囊的爹，会生出精明干练的闺女来吗？

她感觉必须亲自出马了，不赶快给她立下规矩来，过门儿之后的日子还不沸反盈天？

她本想立马横刀一声断喝，小秀那里就会屁滚尿流偃旗息鼓，一个庄户丫头见过什么世面？可谁知她一下午炮轰加吓唬，她居然死硬死硬的，完全不着她的道！

现在，她拿着小秀借来的一万元钱，心中懊悔不已。

儿子一门心思想着小秀回头，她这个娘在中间横插一杠子，没帮忙反添乱。

2

过后董小秀为借钱的事儿回请同事们吃饭，在饭局上，很诚恳地表示争取六个月把借大伙儿钱还清了，又特别郑重其事地给大伙鞠了一躬。

“这孩子，不急不急，慢慢来。”